

幸福之城

【作者速寫】默莎（筆名），父親顧鍾時，陸軍中校參謀退伍。

村子中庭的桂花開了，我拿著盤子到桂花樹下摘取，準備做桂花釀。中庭的草地上，一群銀髮鄰居正在打槌球，她們一看到我問：「回來囉。」

是呀！我回來了。因為工作，我總是來來去去，每次回來就發覺村裡的長輩們老了幾分，這群看著我長大的長輩，雖然有一種緩慢老去的姿態，但是臉上的笑容不減，榮民醫院的日照服務做得很好，除了例行血壓、血糖檢測，常常辦理畫畫、體操、槌球、馬賽克黏貼、述說生命故事、唱歌等各種活動，老先生、老太太在草地上推動球桿，臉上洋溢著歡顏，這樣有尊嚴的老去，讓人看了很感動。



以行動愛國，精忠新城居民扶老攜幼參加元旦升旗典禮。（圖片提供／默莎）

回憶剛搬進眷村時，每人家中都有一張爸爸著軍裝英姿煥發的照片，而那些媽媽也都還盛年，每個家裡都是一群娃兒，那時覺得熱鬧，後來自己成家了，再讀到「食指浩繁」，頗有同感，那些年我們的父母是多麼不容易啊！

「精忠一村」是陸軍眷村，總共有四百戶，自治會的牆上掛著各家戶長名字，我常常去指認同學父親的大名，對於「百家姓」深深著迷，斬、占、路、修、白、黑、歐陽、上官等等，這些常出現武俠小說裡的姓氏都確實存在，令人覺得村裡必然臥虎藏龍。

村裡確實也臥虎藏龍，有人身上刺了「反共抗俄」，有人大腿裡有幾塊彈片，四川人吃鼠肉、廣東人吃蛇肉、湖南人怕辣、貴州人辣不怕，外省媽媽春節醃臘肉、灌香腸，本省媽媽清明節包春捲，冬至搓湯圓，有人會包粽子，有人會做泡菜。我媽媽學會了包包子、水餃，拿米券換麵粉，加水加糖做成麵粉餅，或是直接換麵條，在菜錢不夠的時候，用院子裡的小白菜和雞蛋煮一鍋「糊塗麵」，讓我們吃得鍋底朝天。

南腔北調的村子是我從小學習語言的沃土，從聽不懂到猜懂一半，到能完全接上話意，全是晚餐後家家戶戶敞開門戶乘涼聊天的緣故。那些清風徐來的晚上，大家搬了椅子坐在巷子通道上，各家爸爸的故事開講，或激動、或落淚，或啾嘆，我懵懵懂懂。

南腔北調的村子是我從小學習語言的沃土，從聽不懂到猜懂一半，到能完全接上話意，全是晚餐後家家戶戶敞開門戶乘涼聊天的緣故。那些清風徐來的晚上，大家搬了椅子坐在巷子通道上，各家爸爸的故事開講，或激動、或落淚，或啾嘆，我懵懵懂懂。

我採好了桂花，在中庭看他們的銀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想像自己有一天也會在這幸福之城慢慢老去，心中充滿著感恩。

上校張老師

羅先家

【作者速寫】宋玉澄（筆名），財經管理學校六十四年班，已退休。

民國八十七年八月，臺北縣「林肯大郡」因土石流而倒塌的畫面，占據了所有媒體版面，也震撼所有人們的心靈。當年這場慘劇，造成許多家庭破碎，更奪走二十八條性命。近廿年後，此事多被人淡忘，卻有一個人，在這場災難中，因被烙下一個永難磨滅的記憶，而造成他日後人生中的重大轉折。

當年的報導，著重在建物、罹難者與受災家屬及倒塌原因的探究，卻鮮少提及時任步兵六六旅旅長的羅先家。回憶事發當時，羅先家立即帶領官兵投入第一線的搜尋、挖掘、搬運等救災工作近月餘，直到專業救難單位接手，他才

卸下現場救災指揮官的任務。任務過後，心思細膩的羅旅長，發覺參與救災的官兵，平常開朗歡樂，之後竟變得沉默寡言。一生都在戰鬥兵科裡打滾的人，尤其在那較封閉的年代裡，哪裡知道僅僅只是執行救災任務，就會讓官兵產生重大心理衝擊，產生所謂「心理創傷症候群」！

幸運的是，羅旅長有位賢內助，她非但是北部某知名機構的心理健康諮詢與管理師，更是救國團資深義工「張老師」。這位「張老師」時時在幕後熱心提供正確的心理輔導與追蹤，讓羅旅長有了方針、藥方，更有了依靠，並配合政戰系統，化解了許多潛藏的危機。使羅旅長深切體認到，在看不到的堅強外表下，可能包藏一顆易脆、易折的心

而出。

知道有個遙遠的地方是他們的故鄉，千山萬水走來，竟然在這裡落地生根。村裡房屋一律是兩房兩廳田字型規格，前後各有一個小院子，前院鼓勵大家綠化，每年自治會會廣播發放樹苗，後院有水龍頭可以洗衣、曬衣，初時嚴禁加蓋，後來孩子們長大了，男女要分床，通常是在飯廳靠牆加一個單人床，或是加一個上下鋪，因為廁所旁邊，不能開門，便把男孩分配過去。如果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當然好辦，如果生了三個兒子一個女兒，不好讓女兒的房間不關門，於是悄悄把後面空地圍起來，加上鐵皮、蕪板隔，長出一個房間解決問題。

那時讀書的地方不是客廳就是飯廳，或是在床邊放一張書桌，沿著牆釘一兩條木板充當書架。克難年代長志氣，村裡孩子的功課都還可以，有的繼承父志從軍去，現在陸續從少將、上校退伍，有的當老師，有的是上班族，有的自己創業，每逢春節返鄉，在中庭看到兒時玩伴，特感興趣。

眷村改建時，大家都搬出去了，有的人選擇在附近租屋，隨時回來關心建造的進度，還會跟搬遷的鄰居報告進度，媽媽就常常接到鄰居媽媽們的電話，天涯若比鄰，同住了三十幾年，有了不同一般的情份。等眷村蓋好了，「精忠一村」更名為「精忠新城」，除了原來的住戶，還增加了一些從其他小眷村搬遷過來的軍眷，巷弄狹窄的平房也變成中庭寬闊的大樓，開門就能說話的方便不見了，但是長輩們自動早上十點、下午三點，到樓下大廳交誼，他們在時代的變動裡學習新的生活方式，活潑的心智值得敬佩。

我採好了桂花，在中庭看他們的銀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想像自己有一天也會在這幸福之城慢慢老去，心中充滿著感恩。

成為張老師，成就他一段脫胎換骨的蛻變，羅先家感性的說：「這一路走來，都靠太座的扶持……讓自己知道如何與人相處，不斷的成长；也讓自己已在成長的過程裡，嚐到生命的真諦、美好與分享。」

停頓了一下，羅先家又挺直身軀驕傲地說：「軍旅生涯也有好的，包括豐富了個人的經驗與歷練，在接觸各個灰色案主時，能迅速又理性的調整心態，找到最好的陽光方案。」

「在你的背後，有人囉稱你是上校張老師。」我有意提點並有些鼓勵的說，他是現今救國團張老師行列中唯一的上校軍官。沒有想到，他竟回我一句：「在這個不求名也不講利的行業裡，我永遠都是新兵兵。」

舊鐵盒裡的照片



父親的徽章是作者的驕傲，也是人不捨的懷念。（圖片提供／郝聖調）

【作者速寫】郝聖調，政戰學校二十五期，曾任北部地區後指部主任。

記憶裡，父母偶爾會打開家裡的舊鐵盒，一些泛黃的黑白照片引起許多回憶！就父母親而言，那是一段國家分裂、妻離子散的劃時代悲劇，戰亂走過、歲月烙下所留下的珍貴回憶！

其中最特別的，是父親在東北北陵機場服役時的個人照及團體照，個人照中寫著：「仲夏的東北 1947.7.7」；另一張則為「自由中國空軍之友致美軍汪明世軍士留念（遠方盟友）」的一面錦旗的團體照。

得兩岸相隔之憾了！

父母親在民國三十八年隨國軍輾轉來到臺灣，由基隆登岸到潮州、民雄，直到在嘉義建國二村落腳，這一轉眼，已過了六十七個年頭。

來臺後，父母相繼生了七個子女，一個夭折，也因工作搬遷幾次，母親帶來的金條、銀元花完了，為了生活，母親到處打零工，貼補家用，母親從以前養尊處優的少女，到嫁為人婦、節衣縮食過苦日子。

父母親靠著虔誠信仰，一路走來，只為了一個希望，那就是要把愛延續下去，再苦也不會對兒女抱怨。當教

養我們的工作告一段落後，人生進入另一個階段，父母倆鼓起勇氣，一起去參加教會舉辦的各種成長課程。研讀聖言奧秘及美妙，也才明白婚姻的真義。

如今，兩老雖已辭世，但看著照片中身著軍裝的帥氣父親，端詳著國防部寄來的一枚七七抗戰勝利紀念章，身為子女實在是與有榮焉！我將鐵盒裡留著父親獲得的忠勤勳章、楷模獎章及抗戰勝利紀念章一起裝框起來，以為紀念兩老結婚七十週年的紀念。

交流道

「榮光副刊」歡迎榮民眷投稿，字數限一五〇〇字內，相片請附說明，並註明「姓名、電話、戶籍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介」，本刊保有刪修權，如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打字稿及數位照片請以 E-Mail 傳：nichie.chiang@ctc.com.tw；手寫稿件請寄臺北市延平路三〇三號五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

獲採用作品將同時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 (<http://epaper.vac.gov.tw/index.htm>)，或納編於輔導會專書，或授權轉載。洽詢專線：〇二—二三三八〇八六二。（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）

北太武山遊記

【作者速寫】劉用之，中校退伍，曾任主任教官、聯勤總部雇員。

民國四十年十月，小金門大、二膽島戰役後，部隊調回大金門整補休養。趁著這段空閒，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我邀了幾位袍澤出遊北太武山。

我們一行自金城駐地出發，乘公共汽車駛過中央公路，飽覽沿途風光。約二十分鐘便到了太武山麓，只見巍峨的山勢屹立眼前，巨石如林，懸崖絕壁，使人驟見便有震撼、森嚴之感！但在山林深處，卻又有人陶醉之處，如澄澈見底的潺潺流水，爭奇鬥豔的滿山花朵，幽雅寧靜中，別有一番遠離塵囂的愜意。順著流水與花草，我們一路由山麓走到山腰，絲毫不感疲倦。

這裡有規模宏大、光照日月的烈士墓，長眠著為國捐軀的忠魂，他們大多是古寧頭、大二膽、南日島戰役犧牲的烈士。不朽的英靈，長存的浩氣，令人肅然起敬！他們凜烈磅礴的革命精神，值得身負革命大任的我們效法。沿烈士墓後面的小徑上行，山巔有一座程。

古廟，門口寫著「海山第一」四字。入廟後，僧人頻頻施禮，彼此寒暄後，我們四處參觀。廟前有一口清泉，可以生飲，沾而嘗之，清涼解渴，略事休息後，我們向僧人告辭。

轉到山對面，有一勒石，上有蔣中正總統題的「毋忘在莒」四字，每字一公尺見方。這時，潔白似棉的薄雲飄過天際，遮得整個太武山忽暗忽明。

巖下種滿戰士們親手栽種的松柏；山溝旁邊，長滿白瓣黃花，隨風搖曳在綠茵之上。當微風陣陣吹過，婆婆大地發出颯颯細語，和潺潺流水呼應，有如天籟，多麼柔和而深長。

俯首下望，彷彿孔子之「登東山而小魯」，油然而生「登太武山而小金門」之感。只見山下道路羊腸曲折，行人似螻蟻；遠處村莊煙火，令人不禁唱起山歌，讚頌太武山的壯麗雄偉。

啊！此情此景何等令人陶醉。同袍對我說：「你看海的那一邊，過去是錦繡河山，如今卻變了樣！」我亦有同感，不免惆悵，眼見日已西沉，遂唱著小調踏上歸程。